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要目

專號二

孟姜女(四)

# 歌謠週刊

價目

每號售價  
郵元二枚  
郵寄大洋  
一分半

米第柒拾玖號米

發行處北京大學日刊課

## 專號二“孟姜女”(4)

### 關於孟姜女故事的通訊

I.

頤剛先生：

讀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甚佩！這一條“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全部”的老故事，本是千頭萬緒，很不容易捉摸的，給先生這麼一度整理，竟如剝繭抽絲，毫不紊亂；而且替他解釋了許多“所以轉變”的理由，尤見精心獨到。其實呢，像先生這樣整理的方法，是對於中國現在學術界很有裨益的工作；尊作在工程上有無完全奏功，這是比較的次要一點的問題。

我沒有多大能力給歌謠週刊的“孟姜女專號”做一篇有系統而且重要的文章，像尊作一般摸樣的；我只想找尋到一些素材，以供大家之探索。可是，在我這樣窄隘的希望內，還不能如願以償——我所得到的關於她的故事的材料，太少，太少了！請看下面所寫的便見。

十二月山歌中之第七首道

七月裏來秋風吹，  
孟姜烈女送寒衣。  
哭崩長城八百里，  
不見范郎來穿衣。

這首歌，因為篇幅過于短簡，找不出和普通關於她的傳說的大歧點；但也有兩點是零應注意的：

- A. 孟姜女有送寒衣的一回事；
- B. 她所哭倒的城牆長凡八百里，

我為的自己幼年聽過的關於她的傳說，那些印象已經迷濛得連輪廓都記不起了，現在要再會知道呢，只好向朋友去問。以下便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關於她的故事的話：

孟姜女，是古代的一個孝女。她的父親給人埋築在萬里長城的下面；她傍城大哭，城牆為她倒塌了八百里遠，她在那裡發見了她的父親的死屍。後來那已倒塌了的城牆之缺處，幾次補築，終於隨建隨崩，不能夠仍舊完好。其缺處猶至今依然云。

在這一段話裡，給我們得到一個不小的驚愕，就是，把“征父”代替了“征夫”把“烈女”變成了“孝女”，這和兩千餘年來相沿的傳說是如何的差異呵！倘若不是他（我的朋友）記憶的錯誤，便是一個極可注目的變態了！其次，她所哭倒的八百里長城的缺處，屢築屢崩，終不能夠再行補好，這種極端的“精神感天說”也是古來關於她的傳說上所不曾見過的（就先生所舉及我個人所知的範圍內說）。

以上兩段材料，自然是十分的支離破碎，無當大用；但於我總算盡其搜集的能事，於先生——或者不只先生——也許不無少助參檢之用。為此，我終於願意給你寫去，雖然自己很明白，這不過是像“野人獻曝”一般愚蠢的事情。

如蒙下教，至感！敬頌撰祺！

一九二四，十二，十五。

敬文于海豐，公平。

II.

頤剛先生：

前天寄上一信，——關於孟姜女的故事的——想已邀閱了

今天偶然掀開樂府詩集一看 見李白的東海有勇婦起首四句云

梁山感杞妻，  
傷哭爲之顛，  
金石忽暫開，  
良由激深情

讀此，可知道在唐朝的時候，關於她的故事，除了‘崩城’之說外，還另有一種‘崩山’之說——所崩的便是梁山 這種傳說，是否始自唐人，我們無從考見 其在傳說上 也不過是一個類似的小異點 無關于全體的重要 但在我們——其實 只當說你——有意窮究他的源委的人，不能不并注意到罷了。

敬祝著安！

十三，十二，十八

敬文于公平

顏剛按，崩山之說確是一個大發見。我初見李白這詩時，很懷疑這種傳說的曾經成立，因爲在別處絕沒有見過。但後來又知道曹子建集中黃初六年令有云，‘杞妻哭 梁山爲之崩’乃知此種傳說自漢魏至唐未嘗歇絕 不過古籍缺佚，找不到詳盡的記載罷了 推其原因 由于漢人重天人感應的奇蹟 所以崩城不足 繼以崩山 唐以後，孟姜女的故事完全偏于‘閨怨’方面了 所以這個傳說就無形地消失了。

III

顏剛先生

前月疊上關於孟姜女故事之函二通，當此已達覽矣

日間獨坐，偶憶起數年前讀過之小浮梅閒話中一段書 對於我第一信七月歌中所言深有關係 其文曰

俗傳秦築長城 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爲之崩

所述大畧相同 豈在清代（ ）之普通民間傳說中，孟姜女又已變爲送寒衣之女郎歟？蓋由征

夫之范郎，因想到孟姜女之送寒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其下文又曰

所謂范郎妻者，究不知爲何人 漢書匈奴傳 漢軍乘勝追擊 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 本漢將 築此城，將亡 其妻率衆完保之，因以爲名。然則范郎妻疑即范夫人 乃夫死而完其城，非夫死而一哭崩城；且漢時人，非秦時人也

此段考據，雖不必十分確鑿可靠 然亦頗足備覽也

此後 仍當努力以所得到之關於孟姜女故事之材料見——尤其是從民間口頭上得來者，敬祝著安！

一九一五 一，一三，

敬文于公平

顏剛按，孟姜女送寒衣的傳說，從搜集到的材料看來 在元代已經有了 杞梁的變爲范郎，由于古文‘杞’作‘邑’（琴操便如此寫）俗人不識 誤爲‘范’字，至梁之爲郎，乃是疊韻的轉變 范夫人原與孟姜女絕無關繫 不過學者欲對於孟姜女故事作理性的解釋 故勾合此事以爲‘崩城’是完城的傳誤罷了 其實故事原是不能這樣解釋的

IV

顏剛先生：

昨讀尊著“孟姜女故事的轉變”，說杞梁之妻的大名，到宋時孫奭才根據傳說稱她爲孟姜，後來就爲知識階級所承認了。

但是我昨天臨曹娥碑 偶見上面有二句，是：“哀姜哭市 杞崩城隅”這哀姜二字似乎就是指杞梁之妻 曹娥碑文是後漢鄆代度尚撰的，那麼，杞梁之妻的名爲‘姜’不待宋的孫奭根據傳說才註出 在漢朝已經有了

專此，并頌撰祺！

劉策奇 一月九日

顏剛案 我初讀曹娥碑時，確有和劉先生同樣的欣快 以爲於此可知孟姜之稱

遠在宋前，而且得到她的證法曰哀。那知後來一查，竟是不對的。左傳文公十八年云：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於此，可知哀姜為魯文公的夫人，她因為夫死子殺，被迫歸齊而哭。鄆鄆淳的文中說得很不明瞭，很像是因為“哀姜哭市”所以“祀崩城隅”的。推其原意，本是連引兩事，本應該說“哀姜哭市，祀妻崩城”：只因上邊的句子韻是“餘”，“衢”“都”，所以不得不湊上一個“隅”字押韻；但湊上了隅字又不成四言了，所以只得把“妻”字犧牲，而文義就隨之而模糊了。然而這篇碑文原是漢人所稱贊的“絕妙好辭”啊！

## V.

顏剛兄：

關於孟姜女的考據，極精詳，佩服之至。因此更盼望讀其下篇。弟以為此類故事之轉變由于文人作品者為多，——如孟姜女事之由貫休一詩遂轉移其時代到秦朝，即是一例。而文人所作，羌無故實，只憑他一時興會，想像所及，隨意掇拾，恐未必可作為一時之傳說。但其影響所及，則使後人由此傳會，或竟成爲一種傳說亦未可知。如現今郭沫若喜歡做故事劇，內中云云多與舊時本事不符，未必便爲今時傳說。至更數百年後若其作品有流傳價值，不難使後人增飾傳會以成傳說。未知兄意以爲何如？

弟紹虞。

十三，十二，二四。

## VI.

顏剛先生：

頃從歌謠週刊讀孟姜女專號，知道關於這個題目的材料尚在蒐集之中。我有幾條零碎資料，寫在下面，還得要先生自己費力去查，也許有些微貢獻，亦未可知。

我家在湖南石門縣（洞庭湖西）。在我的鄰

縣臨澧境內（臨澧舊名安福），有一個地方，名叫姜女汶，是澧水經過之地。在其南岸，有座小山，其頂有一座姜女廟，磚石剝落，知道牠已歷年所。臨澧東境就是澧縣，在澧縣治東四十餘里之新洲，有孟姜山，面臨澧水，風景秀麗，上建姜女廟，外觀甚堂皇。以上兩處我每次舟過其下，輒問舟子以“姜女”的故事，他們總祇知道她曾萬里尋夫，至於如何妻爲她在此立廟，大家總答不出些什麼所以然來。可惜我無暇略爲停留，一向土著問其究竟。

可是從記載方面，我想是可以略得一二傳說的。所謂記載，不外兩縣——臨澧，澧縣（舊名澧州）——縣志。因為廟建既古，而姜女的故事在我們那一方面流傳又甚廣佈，也許有記載及的。（該兩縣縣志，我都沒有翻閱過，不過我的假設如是。至各縣縣志，以方家胡同京師圖書館收集爲多，澧州志彷彿有幾部在其中，安福縣志亦然。）

此外有本校法科教授黃右昌先生的先輩黃道讓著的雪竹樓詩集中的孟姜女行(?)一篇，洋洋數百千言，可以參閱。（此詩我在十二三歲時看過；內容說些什麼，現在全忘了。）此書向黃先生去找，定能得的。

“姜女”故事的唱本，我的家鄉亦有通行者，我也是在小時聽演戲的唱過。內容如何，現在全不知道。先生如必欲得者，亦可託人搜求。

手此，即頌搜集豐富！

伍家宥啓。

一月十三日，西齋。

## VII.

顏剛先生：

茲寄上河南沁陽出的孟姜女哭長城一卷，浙江上虞流行的孟姜女四季歌一首。

我是浙江諸暨人，現在河南沁陽當教員。諸暨東鄉（因我住于東鄉，旁的不敢妄說）沒有十二月花名歌，只有一種唱本；可惜我現在在這裏，不能購寄給先生。我在七八歲時從住社廟中的理髮匠處已知道這件故事。這個理髮匠貌很美，他拿着這唱本，指手畫腳的說給鄰居的娘兒們聽；我於是得聽到這首有趣的故事，而且

記得書後有一幅“孟姜女要求秦始皇向范杞良祭奠焚帛，她由城上縱身入火而自殉”的圖畫。

十四歲進紹興的師範，於是聽到孟姜女十二月的花名歌。這首情歌，似乎城內的孩子們沒有一個不會唱的。這歌已在週刊登過了，所以不鈔奉。

後來到上虞滬海所去當教員，一個縣講演員教我一首孟姜女的四季歌，其歌譜與七十六期上載的大同小異。

我對於孟姜女，只知道這一點。以後有得，當再相告。即請撰安。

何植三。

一月十六日。

韻剛案，何先生寄來的沁陽廣興德刻的孟姜女哭長城唱本，與畫作實先生送下的宛南萬興堂刻本（見附錄六）同；惟文字之間有稍異者，如“掉到”之作“教到”，“女賢良”之作“女花童”之類。內有兩處足以糾正宛南本的錯誤：(1)第二句“與知賢良住那方”，與字作“怎”。(2)末段“八幅羅裙手巾藏”，巾字作“中”。至諸暨的唱本說孟姜縱身入火自殉，實是一個特異的死法，極希望何先生託人找得，寄與我們。

Ⅷ。

韻剛先生：

關於“孟姜女故事”散處（浙江平湖縣）有口傳、繪圖，春調三種表現這件故事。口傳與繪圖的事實，起初的情形與七十六期歌謠所登載的“孟姜仙女寶卷”大致相同。圖上的服裝係古裝。

春調即“孟姜女十二月春調”，一一如“正月裡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別家丈夫團團聚，奴家那丈夫去造長城……”近年來十分的盛行，小兒女們十個中有九個會唱的。到夏天的晚上，出外走一趟，總可以聽到幾處尖銳可愛的小聲音歌唱着。

在散處附近一帶（或可說嘉興六縣以內），春調均很流行。此請大安！

徐光熙。

一月十二日。

Ⅸ。

韻剛先生：

韻先生在歌謠週刊登的“孟姜女”專號上篇，非常有味！據先生說，尚有下列待續。現在我有一點兒材料貢獻先生，雖想先生或已早知，但仍寫牠出來，以備萬一：

現在吳中兒女（尤其是歌妓）通行一種歌曲，即所謂江蘇調者，中有一詞，叫做唱春詞。這種詞裡，有一個叫做孟姜女哭夫的，詞中事實，是述孟姜女之夫為築長城而死，和先生做這個文章的材料不無一點關係。全詞是依一年之十二個月來分段，共十二唱。全的我記不了；我記得的只正二三月三個月的三段。但後面各段對孟姜女故事的事實絲毫沒有述說，記不得也沒有什麼關係。牠的前面的三段是：

- (1)正月裡來是新春，家家戶戶點紅燈。  
人家丈夫團團聚，孟姜女丈夫造長城！
- (2)二月裡來暖洋洋，燕子雙雙到南方；  
新策做得端端正，對對成雙在畫樑。
- (3)三月裡來是清明，桃紅柳綠正當景。

人家墳上飄白紙，孟姜墳上冷清清！據這個詞的第一段最末一句看來，那末，是認定孟姜女的丈夫是造長城的一個，彷彿並不是齊國的杞梁了。

我寫這個，不過供給先生一件參考；用得着，用不着，請憑先生的高見！

專此，即頌大安！

學生界一分子上。

十一月二十七日！

韻剛按：從以上三函看來，可見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歌的勢力遍達于“吳越”的區域。但不知道這歌是不是南至紹興而止？

### 附錄七

孟姜仙女寶卷（續七十六號）

員外心中生煩惱，  
太太勸慰老爺聽：  
“有錢無子總無益，

結些陰功修來生”。

無男無女心中苦，

李氏夫人發善心：

逢五逢十齋和尚，

逢三逢九齋道人；

虔誠持齋並念佛，

一即許買物廣放生。

卻說孟家庄有一姜氏婆婆，年近八十，無男無女，孤苦非凡；屢屢求借於孟員外，心中尙嫌不足。今日要講這一顆冬瓜，本是孟員外的家人孟興所種，因為牽到我姜家屋基地上來，生出這一個大冬瓜來。姜婆久有此心，要摘這個冬瓜；不意被孟興先來摘此冬瓜。姜氏婆婆出來爭奪，“此瓜即是老身多日伏侍，纔能够有這樣大瓜；你如何現現成成，就好來摘此瓜！”孟興道，“暖！暖！暖！你這個老太婆好沒道理，此一顆冬瓜是我孟興親手所栽的，你如何要想奪此冬瓜！真真沒有道理！”那個姜氏婆婆就是狠心來打孟興；孟興吃虧不過，就去傳了太歲地保來。地保說，“既是孟興所種的冬瓜，你姜姓怎能好採？”姜婆婆道，“雖是孟姓所種冬瓜，生在我姜姓地上，是我老身多日伏侍起來的，到今朝如何我不好採這個冬瓜！”太歲說道，“兩面說來都有道理；也罷，依我斷來，兩家對分，你們看意下如何？”孟興想了一想，“此一點些些小事，就吃了些虧罷！”就拿出，一把刀來，不知仙女坐在瓜中，一時不及，着急起來，就在瓜中大叫，“要求請太歲，從邊上剖來，待奴出了瓜胎，再爲分派！”地保聽了此一聲叫喊，不獨太歲說壞了，三人都說得抱頭亂攢。那地保大着胆問道，“究竟問 你是什麼妖怪？快快說來我聽！”

仙女當時來回稟：

“回稟太歲聽緣因：

奴乃非是別一個，

非是怪來非是精，

仙姬宮中稱七姑，

七姑星中第七名。

至今下凡非爲別，

仙弟下凡有難星，

欲來救應同超凡，

人須人度有來因，

因此投東來下凡。

我不願血河狼籍去投生，

借此冬瓜爲生母，

再尋東主扶養恩”。

太歲聽得希奇話，

立時剖瓜看分明。

剖開冬瓜來觀看，

果然端坐女孩童：

盤膝打坐真佛相，

齒白唇紅世無雙，

眉清目秀天下少，

巍巍體態儘斯文。

姜婆一見雙手抱，

歡天喜地謝神明。

孟興一見慌張了，

忙報員外得知音。

員外夫人俱來看，

見此女孩如寶珍：

“天賜嬰孩孟家福”，

叫家人快抱孩童轉家門。

氣得姜婆無路走，

脚跳口罵不絕聲。

氣得姜婆無人睬，

跑到縣中擊鼓忙。

縣主當時來訊問，

姜婆原告句句真。

縣主聽此希奇事，

立傳孟姓到公庭；

細查孟姜兩姓事，

兩家都是無子孫：

姜氏年近將八十，

不但孤單又家貧，

孟公家私有百萬，

無男無女也要爭。

“既是仙女來下凡，

投生瓜中作母親，

原是孟家地上種，

寄在姜家地上生：

孟公家中爲生地，  
 姜婆只可作寄論。  
 取名叫做孟姜女，  
 從此兩姓可不爭！  
 本縣公斷無私曲，  
 直道面行兩心平。”  
 孟公姜婆皆叩頭，  
 叩謝公祖大德恩。

縣主退堂不提，却說孟公接了姜婆共爲一家，愛惜孟姜女猶如珍寶一般，從此兩姓和好，那姜婆活到八十五歲就棄世了，孟姜女已今長成六歲，姜婆殯葬俱是孟員外料理，不提

不覺光陰容易過，  
 六歲針黹件件能。  
 聰明原是天生就，  
 伶俐非凡無比倫。  
 一徑長成十五歲，  
 料理家事般般精。  
 不宣姜婆今已過，  
 皆是孟姓一手成。  
 欲將女兒招贅事，  
 可接孟家後代根，  
 就叫梅香請小姐  
 “太太有事同議論。”  
 小姐聽得父母喚，  
 輕移蓮步出房門，  
 來到堂前見父母，  
 叫聲“雙親，小女臨”。

小姐來到廳前叩見，“雙親在上，小女叩請萬福。不知父母呼喚女兒出來，有何吩咐？”員外道：“女兒，今年長成一十五歲了，今欲與女兒擇個佳婿婚配，以接我孟家宗祧，爲此請我女兒出來相商。”

小姐開口回言稟：  
 “告稟雙親得知音：  
 孩兒年紀尙幼小，  
 奉勸爹娘且暫停。  
 況且雙親多信佛，  
 女兒從來不茹葷，  
 願在閨門修仙道，

百年同修伴雙親。  
 此是女兒心中願，  
 不必雙親多費心。  
 修行念佛兒情願，  
 時時修煉氣和精。  
 早晚迴光並返照，  
 法輪常轉不留停。  
 日服烏肝與兔髓，  
 交梨火棗是仙品，  
 醍醐瓊漿隨時餐，  
 降龍伏虎自然靈。  
 願親與兒同參道，  
 同赴天宮朝三清。  
 小女本是非凡種，  
 暫借塵寰了仙衷。  
 雙親若肯依兒話，  
 千載萬世不投東。”

員外哈哈笑道：“我兒差矣！君臣，父子，夫婦，爲人倫之大端也，何必修仙學道！我兒且歸綉房，再作理論可也。”

女兒告別歸房去。  
 “父母那曉奴仙機！  
 所爲仙童下凡事，  
 要救萬民只衷情。  
 此願慈悲非小可，  
 頂災擔劫罪消溶。  
 無事端端將災頂，  
 算來吉少事多凶。  
 同殿仙子心擔苦，  
 奴爲此下凡堅心做照應。  
 當年邀我同下凡，  
 頂替萬民卽災星，  
 奴只想紫薇宮內權衡事，  
 不管我天市垣中一段情；  
 那知道仙官志願多廣大，  
 不懼生死替萬民。  
 早知凶多吉事少，  
 勸他卽是不轉心，  
 捨身拚命下凡去，  
 不管自己性命根，

奴今不忍來坐視，  
 只恐他一靈真性難還宮，  
 捨身救世無人曉，  
 自害自身誰見功。  
 今爲你仙童捨身救萬民，  
 奴因此捨身做接應。  
 世人不知仙家事，  
 俗言俗語亂紛紛。  
 我爺娘只知凡情事，  
 難知暗裡細根衷！”  
 歎到此處紛紛淚，  
 閉了房門淚盈盈。  
 慢提孟姜心中苦，  
 再宣天上一段情：

此日玉皇上帝登壇，宣入文武仙卿，查問天上天下賞善罰惡之事；只見城隍，土地，灶神，諸司功曹，紛紛啓奏。上帝龍目細細查看，到執掌天市垣總理仙官所奏表章，云：“南瞻部洲北極秦皇併吞六國之後，建都勞民；新築萬里長城，每里要用生民一名，造築城底，方能堅固，因此暗害萬民，慘不忍言。茲謂天市垣內關鷄宮中十二芒神每年新春輪值芒童，及仙姬宮把靈七姑星，因上年冬至佳節朝罷之後同游南天門，見北極殺氣冲天，已知萬民有災，仙童欲救萬民，七姑勸他不可，仙童不依，遂私出天門；七姑見他下凡，不忍坐視，亦出天門去了，不知後事如何，臣不敢不敷奏陛下，請旨定奪。”玉帝見奏怒道，這廝敢不奏朕，私出天門，如此大胆，本當有罪，雖則慈心救世，有功之事，亦當奏明於朕，自有仙部酌議。今已下凡，此種大事只得成就他身上便了。”就命太白金星下凡，“速降童謠，傳於始皇知道，不得自誤。”金星叩謝聖恩，退班出南天門而來。玉帝將一切奏章看罷，般般賞罰分明，一一判定，各各謝恩退班。金鐘三響，垂下珠簾，玉帝龍輿返駕，不提。

再表金星來到秦國，傳教童謠道：

姑蘇有個萬喜良，  
 一人能抵萬民亡。  
 後封長城做大王，  
 萬里長城永堅剛。

不到十日之間，滿城孩童俱唱此歌，傳到秦始皇宮中。始皇即召宰相李斯上朝，請問童謠之事。老宰相就領旨上朝奏道：“既有此童謠，必有此人；聖上當出皇榜訪拿可也。”始皇就依了宰相所委，就立掛皇榜於蘇州城內，着皇門官看守。榜云：

“當今御榜：因築萬里長城，爲保皇圖固，國泰民安事，天人共喜，故有天降童謠，能保永固。右諭軍民人等知悉。有人藏匿萬喜良不報者，立斬。有人曉得萬喜良來報信者，賞銀千兩。有人捉到萬喜良者，官封三代。”

各府州縣都掛到，  
 皇榜掛得密層層。  
 各鄉各鎮人人曉，  
 天下百姓盡知聞。  
 “有人藏匿萬喜良，  
 立斬之罪不用情。  
 九族親鄰來藏匿，  
 斬草除根不非輕。  
 有人曉得萬喜良，  
 報信重賞一千銀。  
 有人送到萬喜良，  
 官封三代受皇恩。”  
 城鄉村庄紛紛亂，  
 員外急得戰兢兢。  
 員外夫婦同商議，  
 連夜叫兒去逃生。  
 員外哭得傷心處，  
 夫人哭死又還魂。  
 喜良就把雙親勸，  
 “孩兒逃難不打緊，  
 孩兒自幼未出門，  
 那個認得喜良身。  
 逃到遠方去躲難，  
 躲過惡日惡時辰。  
 一年半載回家轉，  
 再來侍奉二雙親。  
 雙親千萬要保重，  
 不可爲兒痛傷心。”

員外吩咐莫耽擱，  
 急速打發兒逃生。  
 隨身衣服不必帶，  
 身邊多帶碎花銀。  
 拜天，拜地，拜祖宗，  
 轉身又拜二雙親。  
 勉強分開爹娘手，  
 兩淚雙拋痛傷心。  
 “自知前生孽障重，  
 因此惡報誅我身。  
 天神祖宗來保祐，  
 積功立德修來生。”  
 捨身逃命連夜走，  
 一夜直走到天明。  
 再走再行天又晚，  
 金烏漸漸將西沉，  
 樹木叢中有大廈，  
 卻是松江一座城。  
 進城舉目四面觀，  
 細看花園樹森森。  
 凌巧花園門未掩，  
 挨進園內且暫停。  
 不說喜良花園站，  
 再宣孟姜仙女身：  
 房中焚香常念佛，  
 誦罷黃庭去散心。  
 一徑來到花園內，  
 幽雅花卉萬種名：  
 梅標玉骨多清雅；  
 蘭挺幽芳王者尊；  
 茶暹雅韻迎清客，  
 李樹濃粧格外豐；  
 杏花嬌色喜微雨；  
 菊傲嚴霜愈精神；  
 水仙冰肌心鐵石；  
 國色天香牡丹名；  
 玉樹亭亭砌階上；  
 金蓮冉冉在池中；  
 芍藥芳姿真少比；  
 石榴麗質稱無雙；

丹桂香飄出月窟；  
 芙蓉冷艷寒江心；  
 梨花溶溶依夜月；  
 桃花灼灼朝陽中；  
 茶花寶珠稱爲貴；  
 臘梅花香簪口濃；  
 海棠放出神仙體；  
 瑞香花開滴滴金；  
 狀元紅對金獅子；  
 荷花池中戲金鱗；  
 綉毬花開賽明月；  
 郁李遍地如白雲；  
 玫瑰花開香滿園；  
 杜鵑幽香愛煞人。  
 千般花卉看不了，  
 萬種芬芳說不盡。  
 舉頭又看西園景，  
 芭蕉梧桐密層層。  
 去了東園看西景，  
 行過九曲橋一重。  
 忽然一陣狂風起，  
 翻身跌入蓮池中。  
 孟姜連聲叫“救命，”  
 驚動喜良公子身，  
 喜良一見忙不了，  
 慌忙出林來救命。  
 跑到九曲橋邊看，  
 只見小姐落水中。  
 喜良慌忙雙手挽，  
 提拽九曲橋邊存。  
 驚動員外并使女，  
 夫人一齊出來臨：  
 “不帶丫環並侍女，  
 獨游東園爲何因？  
 此位公子從何來？  
 爲甚到我花園中？”  
 員外心中多疑惑，  
 小姐有口亦難分。  
 員外又來問公子：  
 “你是何方那縣人？  
 從頭一一說我聽，  
 恕你無罪放你行。”

(未完)